

書中讀劇

侯 軍

如果說，自少年時在圖書館書庫「偷運」電影劇本，是我「紙上觀影」之始，那麼，本文所述的「書中觀劇」，可謂一個升級版，其主要標誌是從「偷運」觀影，變成了自主的淘書觀劇了。

升級版的另一層意思是，觀影和觀劇也存在檔次上的差別：電影畢竟是大眾普及型藝術，在我小的時候，電影票幾分錢一張，頂多一兩角；而進劇場觀劇那就奢侈多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中小學階段只看過一部話劇，劇名好像叫《革命教師》，說的是我們天津一位中學老師向文海的故事。因為是第一次，所以記得清，我至今還記得那位老校長是由天津人藝的馬紹扮演的，還有一位年輕女教師，依稀記得是由顏美怡扮演的，至於那位男一號，反倒毫無印象了。

觀劇的票恐買不起，書卻可以四處去淘。每淘得一部劇本，就等於得到了一次過戲癮的機會，我把這種有目的的購藏老劇本的淘書，自詡為「淘劇」。我的「淘劇」高峰期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，一些新書陸續再版，我淘到的第一批戲劇書多是著名劇作家的選集，如《沫若劇作選》、《曹禺劇作選》、《老舍劇作選》、《吳祖光劇作選》等等。所選的劇目，大多還可以在舞台上（至少是在電視裏）看到，譬如我看到的《日出》是北影劇團演的，謝芳的陳白露光彩照人。至於老舍的《茶館》，我看的電視台轉播版，目不轉睛盯着于是之、英若誠、藍天野、鄭榕等老戲骨的表演，確實比單純讀劇本要生動了許多。

不過，這種實景觀劇畢竟機會很少，憑我當年的月薪，買票觀劇已屬「高消費」了。因此，過戲癮的出路似乎也只有「書中讀劇」了。不過，在八十年代也有一個「千載難逢」的機遇期，那就是很多舊書重見天日，一般淘

書者還有機會碰到一些「撿漏」的良機。我在天津古文化街的舊書店「文林閣」，就撞上了這樣一次「大運」——因為總去淘書，該店的經理高夢龍先生已成了老朋友，他深知我對舊劇本的偏嗜，那天忽然打來電話，說你快來，剛剛收了一批舊書，還沒上架，裏邊有好多劇本，你先來看看。我立即放下手邊雜事，蹬上自行車就直奔文林閣而去。這是我最高興、也最驚艷的一次「淘劇」經歷——只見高經理拎出一大捆舊書，他告訴我：「這是一個老人家的舊藏，一輩子研究戲劇，走了好幾年了。現在查抄的舊書發還了，家裏人喜歡的就留下了，這一捆子書，誰都不要，就拿到我這兒賣了。」

我只瞥了一眼書脊，心跳就開始加速了，答道：「不用拆封了，這一捆書，多少錢吧？」高經理悄聲說：「說實話，我收這些書花了一百元，你再加上二十元，算是我們書店留點利潤，如何？」我當即答應了。

那是我迄今為止最為豐厚的一次「淘劇」案例，共計淘得三四十年代出版的話劇劇本十二種。在此，我想不惜篇幅將劇名羅列出來，畢竟，它們曾經感動過上一代觀眾，而今卻久違舞台了——它們是（排名不分先後）：《花濺淚》，于伶著，上海民國書店一九四〇年初版；《新學究》，李健吾著，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三七年初版；《花信風》，李健吾著，世界書局一九四四年初版；《雲彩霞》，李健吾著，寰星書店一九四七年初版；《楚霸王》，姚克著，世界書局一九四四年初版；《清宮怨》，姚克著，世界書局一九四四年初版；《小城故事》，袁俊著，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〇年版；《山城故事》，袁俊著，文化生活出版社一九四五年再版；《正氣歌》，吳祖光著，開明書店一九四四年初版；《釵頭鳳》，魏于潛著，世界書局一九四四年初版；

《李閩王》，阿英著，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初版；《阿Q正傳》，許幸之編劇，光明書局一九五三年第十版……

如今，當我開列這些劇目時，我依舊忍不住輕撫這些泛黃的書頁，回憶着初讀它們時那種激動震動感動的心情——「書中讀劇」的極致感受，莫過於此矣。

與此類似的一次「淘劇」，發生在二〇一九年，那是在日本神田町內山書店的舊書部。原本以為在此只會淘到一些與魯迅相關的「遺存」，孰料卻發現了一個新中國五六十年代的劇本寶庫，尤以兩位在十年浩劫中含冤去世的著名劇作家的原版劇本，最為亮眼，他們就是田漢和老舍。

此番在日本發現了田漢的五個劇本，即：《關漢卿》（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初版）；《揚子江的暴風雨》，藝術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初版；《麗人行》，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初版；《文成公主》，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初版；還有由田漢編劇的列夫·托爾斯泰名著《復活》，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初版，等等。這些劇本，都曾活現在新中國的舞台上（有書中所附的劇照為證），肯定也曾感動過眾多觀眾。而今，當我手捧着這些曾經活着的劇本，靜讀細想，那些場景那些人物，似乎離我已很遙遠了……

老舍的劇本，有些早已家喻戶曉，有些卻漸漸被人遺忘，比如我在內山書店淘到的這幾個劇本——《紅大院》，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初版；《女店員》，百花文藝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初版；《全家福》，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初版；《西望長安》，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初版……

這幾個劇本中，《西望長安》在二〇〇七至二〇〇九年間，被復排重演，由名導演婁乃鳴執導，由演員葛優扮演男主角、大騙子栗

晚成，四處巡演，轟動一時。然而，今天的觀眾或許並不清楚，這個劇本在上演之初，曾遭到嚴厲批判——一個大騙子怎能成為新社會舞台上的主角呢？老舍先生曾為此背負沉重的思想壓力……

戲劇從來是時代的一個特殊晴雨表，顯晦由時，非可逆料。從紅極一時到跌落谷底，常常只在咫尺之間。由此聯想到田漢與老舍這兩位劇作家的最終命運，即使此刻讀到的是一齣喜劇，你又怎能笑得出來呢？



▲（左上）《楚霸王》，姚克著，世界書局一九四四年初版；（右上）《釵頭鳳》，魏于潛著，世界書局一九四四年初版；（左下）《李閩王》，阿英著，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初版；（右下）《阿Q正傳》，許幸之編劇，光明書局一九五三年第十版。

作者供圖

第一次玩劇本殺



如是我見

尹 晝

住名字的桌遊。

有一次竟然玩了九個小時，難以想像一個遊戲怎麼需要玩那麼久。

都說兩代人之間存有代溝。確實不假。我姐也說她不懂什麼是桌遊。於是一合計，決定趁此次回鄉探親參與孩子們的桌遊活動。

外甥說：桌遊館裏從沒看到有老年人玩這個。

我和姐姐異口同聲說：那才能顯出我們的與時俱進。

就這樣，人生第一次我走進了桌遊館。外甥夫婦、我姐、我、我兒子，總共五個人組了個局，選了入門級的劇本殺《鯨落》。

鯨落，是一個詩意而浪漫的詞語。一鯨落，萬物生。當鯨魚在海洋中死去，巨大的屍體會慢慢沉入海底。一座鯨魚的屍體可以供養那片海域的整套生態系統長達百年。這是鯨魚留給大海和世間最後的溫柔與饋贈。

劇本以尋找失蹤的女博士莫然（莫然的網名即是「鯨落」）

為主線，借用「鯨落」意象，融入了當下各種熱點事件。每個人手中的劇本皆不同。卡片、地圖、仿真朋友圈……一輪輪線索解析，考驗邏輯推理能力、團隊合作能力，也能鍛煉個人的表達能力。跌宕起伏的劇情，燒腦卻也有趣，不知不覺玩了四個多小時。終於明白，為什麼孩子們從前一玩桌遊就要耗費數個小時。

劇本中有些台詞寫得非常

好，比如這一段——「人生和考試不同，考試只有勝負，它是很殘酷的。但人生卻有很多正確答案。考研是正確答案，工作是正確答案，和愛的人消磨時光也是正確答案，平平淡淡的一生也是正確答案。我們不可能永遠堅強，但我們不要輕易就交卷了。要努力活下去，不要畏懼活着。希望是長着羽毛的。」

回家後，我去音樂平台搜到遊戲中莫然聽過的歌《Flemington》。點開評論，看到很多人提到《鯨落》，提到遊戲中的角色。不由會心一笑。覺得自己和年輕人的代溝縮小了一點點。活到老，學到老，不排斥新鮮事物，盡可能去經歷未曾經歷過的東西。只有不斷學習，不斷收穫，才可以讓生命之樹常青，也才能和年輕人擁有更多的共同語言。這是玩劇本殺帶給我的思考和啟發。



維港看雲

郭一鳴

昆明的石林，昆明是滇藏茶馬古道的東起點，當地的老人還記得山間鈴響馬幫來的日子。上周，香港新聞聯「重走滇緬公路」採訪團來到大理州祥雲縣，這裏是滇藏茶馬古道的重要節點、古代的雲南驛所在地。一座由一大兩小三組飛檐構成的古門樓，一面是「雲南驛」三字行書，對聯「鈴響店小二迎來送往，飛傳眾官員暮留朝去」；另一面是「茶馬古道」四字魏碑。

據記載，茶馬古道主要興起於漢藏之間的茶馬互市，是連接橫斷山脈與喜馬拉雅山脈兩大民族文化帶的走廊，以背夫、馬幫和牦牛駝隊為運輸載體，穿過三千米以上的崎嶇古道，把雲南盛產的茶葉和布匹等販運出去，換回驢馬、毛皮和藥材等。茶馬古道起源於唐，形成於宋，明清兩代達到鼎盛。清朝詩人舒熙盛寫道：「崎嶇鳥道鎖雄邊，一路青雲直上天。」除了滇藏茶馬古道，還有一條川藏茶馬古道。

穿過古門樓，彷彿步入時光隧道：秋日的太陽照在一條石塊鋪就、通向遠方的古道，依稀可見昔日留下的馬蹄印。古道旁有一座大宅「李家大院」，雖然滄桑殘舊但氣勢猶存，門口貼有對聯，燈籠高

掛，顯示大宅裏有人居住。前行百米許，一座木屋門上掛一塊橫匾寫「雲南馬幫文化博物館」，黑底金字對聯「昔日繁華百寶街，雄商大賈挾貨來」。走進去，原來這裏是大馬店，昔日馬幫的歇腳處，曾經繁茂來往的馬幫充滿神秘感。同時，這裏又是「雲南驛」，即古代朝廷的招待所，只接待公務人員，包括往來官員、押送發配邊疆囚犯的衙役等等。據載，清代此地駐有數十名官兵，民國後雲南驛才成為歷史。為何稱「雲南驛」？因為祥雲縣是「雲南」的發源地。當地官員介紹，相傳漢武帝夢見一個祥雲繚繞的地方，命人四處尋找，認定此地就是夢境之處，遂命名雲南，後建雲南縣。雲南設省之後，此地依然叫雲南縣，民國初年才改稱祥雲縣。

祥雲不僅歷史悠久，地處要衝，而且是抗戰時期滇緬公路的重要節點，在抗戰時期



▲雲南馬幫文化博物館。

的戰略地位無可替代。一九三八年，民國空軍軍官學校搬至此地，故有「民國空軍搖籃」之稱。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，美國援華空軍飛虎隊及後來的第十四航空大隊進駐雲南驛機場，此地成為其中一處重要基地，同時作為「駝峰航線」的中轉站，是滇西抗日戰場最重要的機場之一，雲南驛機場附近的北屯機場則作為輔助機場。一時間戰鬥機、轟炸機、運輸機頻繁起降，高峰期這裏集結數百架戰機，駐紮美軍兩千多人，昔日的茶馬古道附近布滿酒吧、咖啡館和各類商店，有「紐約」之稱。一九四三年，十萬中國遠征軍在祥雲集結整訓後投入抗日前線，其後又有大量遠征軍部隊及四個部隊醫院駐紮此地。一座當年縣長的府邸，如今闢作「二戰交通史紀念館」，工作人員介紹，畢業於香港瑪麗醫院高等護士學校的黃歡笑，是雲南驛戰地醫院唯一的中國醫務人員，也是唯一的女性，不辭勞累救死扶傷，被譽為「駝峰天使」。戰後黃歡笑回到香港，後來又重返昆明結婚定居，以九十六歲高齡安然離世。

離開雲南驛時已經下午五點左右，夕陽西斜，藍天上幾朵白雲，微風吹來彷彿可以聞到普洱茶香。長長的驛道上只剩我們最後一批遊客，幾位婆婆坐在路邊的水果檔旁，對面一戶木屋的門口堆滿金黃色的玉米棒子。此情此景，腦子裏浮現「古道西風瘦馬」詩句，耳邊則依稀聽到當年戰機轟鳴和隆隆炮聲的回響。想起八十多年前中美兩國軍民在這片土地上並肩作戰，抗擊日本法西斯的情景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。

作者供圖

香江遙憶父親



人與事

駱曉亦

然直面天人永隔。

那晚接到父親突發病危的電話，我人在香港，心卻瞬間墜回浙江老家。我無法相信，明明早晨他仍鮮活如常，老家醫生卻告知：或許熬不過今夜。但只要有一線生機，我們絕不放棄。全家連夜奔走，緊急轉往杭州的醫院。父親信

任我們，用意念捱過了漫漫長夜。途中他意識清晰，反覆問：「到了沒？」他頑強地撐到了杭州，卻在轉院後的病床上驟然離去。每每想到父親的最後一刻就淚水決堤。父親的生命，永遠定格在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八日，享年七十八歲。

在我兒時的記憶裏，父親聰明、能幹，是義烏最早嗅到商機的那批人。這座建立在市場上來的城市，日後成了世界小商品之都。

父親跟着市場步伐，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經營過拉鏈廠、物流託運處等生意。父親在老家農村蓋起一幢兩層小洋樓，常把新潮的家具電器往家

搬，小夥伴們也愛聚集在我家客廳看那個年代的黑白電視。到我上小學，父親又在市區買房，花重金為我們幾個孩子轉戶籍和學籍，我得以入讀當地最好的小學和中學，直到我考上大學才和他分開。如今我定居香港，每當看到義烏小商品經香港轉口全球，就會想起父親，他正是那個時代敢為人先的商人縮影。

父親身上兼具商人的精明與江湖人的不羈。他愛煙愛冒險，早年在牌桌上贏得第一桶金，也曾因此折損過半身家。

晚年，他回歸質樸，陪母親往回鄉間老宅，日子歸於勤儉。麻將仍打，卻

不再為錢，只作智趣消遣。他悄悄為母親留下充足的養老金，好面子一輩子的他，在生命最後幾年，默默為家人做了許多事——正如他的愛，默默無言。

我總以為，他會活到很老，會和很多老人一樣在病榻上緩慢告別。沒想到，他選擇悠然離場。他走的日子有兩個「8」，轉院前的睡夢中他念叨過三張麻將牌，相信是那邊的牌友已經在和我們「爭奪」他了，等不及要拉他組局了吧。我想他是快樂的，正如他鄉間的老友所說，他平時開開心心。想起這些稍稍減輕了我內心的痛楚，我一直遺憾他未能高壽，他看起來還是個耳聰目明、思路清晰的「年輕老頭」。

父親是駱賓王後裔，從「小駱」熬成了「老駱」，晚年回村，鄰里親切喚他「老丁」。他走後，我們在老家擺了五天喪宴，村委的治喪安排細致周全。悼詞中寫：「勤儉的人受人尊敬，低調的人讓人敬佩，穩重的人贏得口碑。」出殯那天，全村人都來送他。我與兄弟親手送他火化，迎骨灰，為他安家，讓他落葉歸根。父親這一生，平凡又聰明，世俗又顧家。他默默守護這個家，不求回報，不拖累子女，未留一言，匆匆離去。

登上太平山頂北望，維港的燈火依舊璀璨。

永遠懷念我的父親！